

七色桥

台湾 华严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台湾 华严

七色桥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二·北京

闷热，北台湾的六月天。

他独立庭院，颇长的身子投影草地上；朦胧夜色，白衬衫自能显着，因此宽阔的肩膀也清楚，腰直腿长，深灰色的西装裤这便很出色。

“黄，你的体态就像我们西方人。”有回葛丽丝闪亮她碧绿的眼睛说。

“但我是个东方人，葛丽丝。”

“我相信你身上流有西方的血。”

“这不是恭维，my dear。”

中国人不应该停留在“东亚病夫”中，这是很起码的；说来不能怪别人偏见，我们自己的努力很有限。但是，这个“他”，这个葛丽丝口中的“黄”，不愧是万千中的一个优秀而且上进的中国人。八岁的时候离开父母，在英国整整二十一年，英国可算他第二家乡，但他相信祖国比英国更加需要他。四海同质的水，穹苍一色的天，每个人却少不了有个自己的家。虽然他这次回来为项私事，期望回到祖国，却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心愿。

闷热，他揩抹脸上的汗珠。

穆公馆，这矗立夜色中的宅第，带着一份无法明瞭的苍茫；像天上的满月，出没浓凝的乌云里。

穆立强，这偌大宅第的主人翁，该称他一声世伯——

父亲当年的随从秘书。他回到台湾就来找寻他，他把他留宿在这里。他对他印象不深，离了父母，也就离开他。隐约记得他的一双眼，深陷而且暗沉；他的笑，刚才在筵席上笑过的，也就是那种笑声。

踩踏青草，举头见寥落疏星。餐厅客厅里都有冷气，院子里的空气比较舒畅。他是这晚宴的中心人物，暂时的离席当能邀得原谅。刚才谈到在大陆上死难的他的父母。回想那辉煌的重庆时代，民国三十四年全面胜利，上海、南京、北平三处跑，黄家和穆家就像手和足。现在，穆老伯一家在这儿幸福地团聚，而他父母的尸体落土没有棺材装。留下他，一只孤雁，单独地飞。他耐得住单独，但是二十一年，整整的二十一年没再见到父母的面。父亲的充满了爱的眼睛，母亲的热吻和热泪，都只好向回忆里追念，梦幻里寻求。

“黄大哥，黄大哥！”

穆次莉向他飞奔着来，像一只春天的鸟儿，荡开的裙子就像灵活的翅膀。他没有见过穆次莉，十六七岁吧，穆太太身上怀着她时来到台湾，他依稀记得父亲给他信中提过这回事。

“来，来，黄大哥，大家等着你切蛋糕啦！”穆次莉喘息着，一把抓着黄洛天的臂膀。

“切蛋糕？为什么要我切蛋糕？”

“你自己不记得？饭桶！你活着做什么啦？！姊姊说，今天阴历五月十五，刚好是你的生日！快嘛，蜡烛都快点光了！”

哟，真的，阴历五月十五日。离开了父母，姑母一去

世，就住在葛丽丝的父亲那位老教授的家。外国人不懂我们的阴历，他自己又从来不注意这些事；这生日多少年被遗忘了。现在，穆长慈——结了婚的他的童年友伴，记得他生日？穆次莉拖拉着他，不由他多思多想。一个前引，一个后随，一步步落脚青草地。明净的长窗一片光亮，白色窗纱里人影晃动；那杯酒还在胸口温，热烘烘遍透全身。

回到厅里，大家果然都在等待；穆长慈领先唱《祝你生日快乐》，她从小歌喉就好。她何必提起我的生日？这些年了，彼此间不通音息。他不由望她一眼，接着她向他投来的目光。红色的旗袍，合适地裹着苗条的身材。他和她握别时她也是八岁，现在，完全成长了的穆长慈。他梦见她时她总是八岁，花短袄，花裤子，一根猪尾辫。她的眼睛，比潭水，比蓝天。只是，这一瞥向他投来，蓝天蒙雾，潭水带寒。如果他还是可以无所顾忌，他会像小时候常常问她那样问一句：“怎么了，我的小泼妇？”

“唉哟，唱个什么劲儿嘛，快点儿切开蛋糕吃吃不就结了吗？”这是穆元德，长慈的弟弟，次莉的哥哥。歪扭着左脚不停地摆划，紧绷着的窄裤子，懒洋洋地倚靠窗旁，嘴里一根牙签。

“洛天，吹吧，把蜡烛吹了。”穆立强拍拍黄洛天的肩膀，手中一只烟斗，在他缺乏油脂的鼻子上不停地摩擦着。

“慢着，”次莉笑着叫，“让我数数看，一共多少根蜡烛。”她的白嫩指头点呀点的，“二十九根！哟，姊姊，黄大哥真的这么老了吗？”

穆长慈没答话，她的丈夫牛正硕在一旁笑了笑，说：

“次莉，你怎么可以说黄大哥老，今年你姊姊生日，蜡

烛也是二十九支呀！从明年开始，我得替她一年减一支了。”

“好主意，”穆元德走来一拍牛正硕的背，“两年一过，我可就是长慈的哥哥，你是我的妹夫了。我既不必多听长慈的训示，有什么事找你时，你记住应该‘孝悌忠信’。”

“洛天，吹，吹，吹蜡烛！”穆立强催促，“选个人帮你一道吹，次莉吧。”

穆次莉很高兴，圆脸孔红润润的，努起小嘴巴就吹，二十九支蝗烛全灭了。把刀子交给黄洛天，事实上还是她“主厨”；横着来斜着去，一块蛋糕五马分尸。放下刀子，食指在上面只一钩，一团奶油。伸出舌头尝了尝，说：“不错，黄大哥，你尝尝。”抹了黄洛天一鼻子。

大家分食蛋糕。牛正硕走近黄洛天身旁，打量着，像他决定买什么股票时一样仔细。黄洛天回国，穆立强把他留在家中，是上个礼拜的事。今天第一次，穆长慈和他会见了黄洛天。穆太太住在牛家。黄洛天抵达后第二天便到牛家拜访她，牛正硕和穆长慈都不在，算是失迎。现在牛正硕看着妻子，她坐在她的母亲身旁默默地吃蛋糕。穆太太更沉默，蛋糕尝了一口就放开，心事重重的模样。他不大理会丈母娘的心事一共几重，黄洛天这种人，“值得”和他攀谈的。

“黄大哥。”牛正硕开腔了，“你今天敬了长慈一杯酒，真是应该。她向来不记得我生日是哪一天，更不用说替我准备蛋糕和蜡烛。”

“得了姊夫，哪一次你过生日留在家里和姊姊一块儿庆祝的？”穆次莉说着又给自己添了一大片蛋糕。

“胡说，我不和你姊姊一块儿过生日和谁一块儿过生日！”

“这问题可得问你自己。反正姊姊生日总是妈妈姊姊我们几个人在一起，你生日也是我们几个人替你过。”穆次莉吮一吮她的大拇指。

“我生日你们‘替我过’？哈！次莉，难怪爸爸说你是活宝，我说你是个大活宝！”

“管我大活宝还是小活宝，关你什么事？对了，哥哥告诉姊姊，你前天又和丽丽舞厅里哪个女人鬼混；哥哥说那是情报，值得姊姊付他五百元。”

“你姊姊付了吗？”牛正硕歪斜着头颅。

“姊姊说……”

“次莉，”穆太太连忙打岔，“黄大哥是客人，你怎么可以信口胡说惹笑话。”

“黄大哥不是客人，爸爸说他是我们自己人，黄心如伯伯是爸爸的好朋友，是不是？妈？”

“次莉说得对，我是那么说的。梅心，你怎么把洛天看成外人了？！”穆立强的声调冰雪样的，冷冻人的心。

穆太太脸色灰败地从沙发椅里站起来，跟着的是穆长慈。

“妈，姊，别忙着走嘛，还早哩！”穆次莉央求。

“妈，给我三百元。”穆元德赶过来。

穆太太还没答话，穆长慈打开手提包，递给穆元德三百元。

“你看我太太多么慷慨地花我的钱！”牛正硕对着黄洛天。

“多给我两百，姊姊。”穆元德说。

“又一个情报吗，元德？现在替我打电话叫辆计程车，我

还有约，不能就回去。你不妨跟踪，这一次的情报管保值你姊姊一千元。”牛正硕说着在穆立强酒橱里拿了两瓶威士忌，双手一举说：“爸，明天还你四瓶。”然后对穆长慈，“你自己驾车回去吧，你说你车子开得比我好，因为你清醒。晚上黄大哥敬你的一杯酒还热辣辣的吗？如果头昏脑涨地翻到山坑里去，该由你自己负责的哦！”

“那我是有份责任了。”黄洛天笑着说，“我送伯母和长慈回去吧。”

“嗯，不错。看来穆长慈那二十九根蜡烛点得很有道理了。”

黄洛天驾着车子，穆太太神色倦怠，穆长慈也沉默无言。过了圆山，静谧的阳明山道曲折蜿蜒；不一会儿，万家灯火的台北市闪烁脚下。群山叠翠，郁郁苍苍，泻地银辉，映照得流水更清亮，山坳更阴秘。

牛公馆到了，大铁门开启，车子一直往里驶；下了车，好一阵凉爽的风。三个人踏着碎石子砌成的径道，一轮明月，高挂在那一株姿态神妙的树梢。

穆长慈邀请黄洛天客厅里坐，他以为夜色不早而且穆太太身体不适便谢辞。母女俩不坚持，黄洛天向穆太太道了晚安，穆长慈送着；两个人缓步走，一对影子投射地面上。

“什么风把你从大不列颠帝国吹回来？”

“回来看看家，我早想回来的，不是吗？”

穆长慈缄默了，她能说些什么呢？！

“世事真是不可预料，当年我去，现在我回来，景物全非了。”

“你应该觉得安慰，你要的是充实的自己，你已经得到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可以这样说，我应该觉得安慰了。”

自然他话语后面还有话语。穆长慈不理睬，说：

“那天你来，我不在家，后来母亲告诉我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”

“我原以为能够看到你，在路上反复地想：不知道我的小泼妇变成什么样儿的了。”

“现在不能说小了，生日蛋糕上得点二十九支蜡烛了。”

黄洛天也笑，说：

“你妹妹纯真可爱得很。”

“是的，她最小，从小父亲就特别宠爱；随便她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他都不会责骂的。”

“她居然也敢开姊夫的玩笑。”黄洛天瞥了她一眼。

“你这次回来可以定居吗？”穆长慈显然在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“我自然很盼望，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机会。”

“爸爸要你帮他的忙，他说他老了，元德不是材料。”

“那是他老人家的好意，你知道我对贸易行这类的一点经验也没有。”

“你不能拒绝他的，你要认清楚这一点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像我不能不住在你们家里一样。反正，现在还是短暂的计划。过些时，如果不离国，也不该一直在你们穆家打扰下去。”

沉默逗留了好半晌。黄洛天仰望着月亮，说：

“无论如何，这次回来见到你，你一切都好，还为我的

生日费心，我不一定认为自己的生辰可庆，但对你的好意，应该十分感激的。”

穆长慈低头踢着地上的青草。到门口，伸手和黄洛天握别；他握着，长大了的柔软纤纤的手。

“你的手这么冷。”他说。

“再见，洛天。”

“再见，长慈。”他放开她的手。看她向后退，消失在连接着既高又长的围墙的大铁门内。

恍惚，时光倒流了二十一年；八岁的穆长慈，拖着她的猪尾辫。

月亮同样的圆，但人们觉得它更美丽，那是中秋。故乡，枫叶荻花，桂香馥郁，堂哥堂姊，表弟表妹；谁理会月亮、枫荻、飘香桂子？！眼睁睁地看供案上的月饼，垂涎三尺，希望月里嫦娥别馋嘴。

呆等月饼没劲儿，大表哥搔搔头皮：

“大家想想看，玩些什么游戏。”

“捉迷藏。”黎哥说。

“我不来。”大表哥皱皱鼻子，“女孩子们最赖皮，上一次躲在姨妈澡缸里面，哗啦哗啦的浇着水，害我一直找不着。后来真的遇着姨妈在洗澡，我打了进去；那一下够惨，屁股给我妈打肿了，疼了三天坐不下去。”

大家笑了一阵。

“那么我们玩诸葛亮捉曹操吧！”毅表哥提议。

“得了，那一次穆长慈做曹操被我捉着，眼泪水比瀑布还要多地挂下来。”

“你罚她跪在地上打手心，你不打她她就不会哭。”

“哈，洛天又在心疼他的小泼妇了。呃，有了。”大表哥双手搓搓来了灵感，“我们玩拜堂的游戏吧。”

“什么叫做拜堂？”一个小声音问。

“拜堂要有两个角色，一个男主角是新郎，一个女主角叫新娘；两个人一道拜天拜地然后拜我，然后送到洞房里面去。”

“什么叫作洞房？”还是那个小声音。

“等着瞧，小毛头别多话。”大表哥手一挥，比指挥交通的警察还要威风，“先选男女主角各一名！”

“你扮新郎吧，拜了天地就该拜我。”蕙姊笑着说。

“你想做我的妈？过来让我摸摸脸，看有没有资格做我的新娘子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蕙姊跑了。

穆长慈站在一旁，乌溜溜的眼睛东瞧西望。她不是黄家的亲戚，但因为穆立强是黄心如的秘书，经常跟着母亲来到黄家。

“唷，小泼妇在这里。”大表哥一捏她的鼻子，她头一偏，两只小拳头握好。大表哥笑了笑，说：“别紧张，派你个好差事，你扮新娘子，你很好看，又穿了一身红衣服。”

“好！”大家拍手。

“新郎呢？”

“嗯，”大表哥摸摸他的五六根胡子，点呀点的，顽皮的手指点在黄洛天额角上，“这一个，有原因，他口袋里有钱，出得起小费给我们这些抬轿子的人。”

“几个人抬轿子？”

“四个，我是领班的。”大表哥点点他自己的鼻尖，“领班的小费加一倍。”

“不公平，我们一共十六个人！”

“好吧，大家都来抬轿子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是女的，哪里看见女人抬轿子?!”女孩子嚷。

“噜苏，女人真是世界上最噜苏的东西!”大表哥满脸的不屑，“好，大家分两排站着，我点名，报数!”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……报数了，男的九个，女的七个；除去大表哥自己，黄洛天和穆长慈。

“抬轿子的加五个，女的不是丫头就算伴娘，每一个人都有小费好拿的。”

大表哥像手中拉着十八根绳子拴着十八只猢狲在耍戏，一切由他指挥，没有不顺利。

“现在拜公婆，我是公公，新娘子要端给我一杯的桂圆茶。”又是大表哥。

“谁是婆婆呢?”毅表哥发问。

大表哥遍视群雌，没有一个看得上，就说：

“算了，就算我是鳏居的吧，桂圆茶我喝两份。”

公婆拜好就要入洞房，洞房是香案桌底下，小洛天牵着小长慈的手就要往里钻，大表哥说：

“慢些，还没有闹房哩。”

“闹房?”小洛天不大懂。

“是的，新郎和新娘要亲嘴给我们看，不然就要朝我们磕三个响头。”

“好啊!”十六只“猢狲”拍手。

小长慈看小洛天，小洛天看小长慈。

“快呀，亲嘴！亲嘴！”

“我不来！”小长慈噘着小红唇。

“那么就是磕头！”

“快呀，磕头！磕头！”

“我才不跟你们磕头！”小洛天说。

“那么不要紧，小费加一倍！”

小洛天望着大表哥，伸手口袋里掏，一个钱也没有了。

“没有钱？不肯亲嘴也不肯磕头？罚跪，把这对奸夫淫妇背绑起来！”

小长慈吓得面孔发白，细声地对小洛天说：

“你来吧，亲亲我的脸孔。”

“罚跪！”

“别急，我……我们就亲嘴。”小洛天说着努起嘴巴，在小长慈颊上鸡啄米般“滋”的一声。

“笑话，这算什么亲嘴呀，学不乖的傻女婿！来，我表演给你看。”大表哥老鹰攫小鸡，一把抓着小长慈，拦腰一抱，小长慈双脚悬空，小红嘴给封住，手脚乱划，又惊又哭。

“大表哥去你的！”小洛天边叫边冲，脑袋顶着大表哥的腰眼。

“唉唷！”大表哥大叫一声，松了小长慈；回过身来像只野牛，乱拳如雨，小洛天哭着跌倒地面上。

父亲、母亲、叔、伯、姨、舅、姑妈、表婶，全都来了。父亲审问案情，大表哥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。倒楣的

是小洛天，被判决禁闭楼上小阁房。

小阁房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地方，黑漆漆，阴森森，没有人，又有鬼。肚子饿了，没得吃，月饼啦，糖果啦，想着想着，口水和着泪水淌。午夜钟敲过了，忽然听见窸呀窸呀的声音；来了，僵尸来了。僵尸，舅舅说的，绿面孔，红眼睛，黑舌头；直挺挺的一蹦一跳，指甲尖尖长长的像钢叉，插进小孩子肚皮，就往大嘴巴里面送。越来越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哼，打吧，爸爸说过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是死是活都得光荣。哆哆嗦嗦摸着墙角落里一把破扫帚，哆哆嗦嗦地握在手中；闭着眼，齿牙上下对打。那披头散发的颅儿如果出现，看准就砸下去。妈，妈呀，他心里叫；汗水沿着眉头流，咸咸的到了嘴里。更近了，更近了！他张开半只眼睛一瞄，迅速地前进两步，破扫帚高高举着。

“喂，洛天，快开窗。我要滑下去啦。”

他抛了扫帚，把窗打开。好惊险，小长慈双手攀着窗台，妈呀，她沿着屋脊过来的。他接着她的手，好长慈，身手敏捷地脚下只一蹬，上来了。

月色里，她背负洋娃娃样背着一包什么，吃的？！小洛天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嘘，”小长慈示意小洛天别作声，“当心黄老伯他们听到了。他们都还没睡，打麻将哩。”

“你怎么可以不回家？”

“妈也在打麻将，我说困，黄伯母要我在你床上躺着，我趁没有人注意，带了这些爬上来。”

“你真好，长慈。”小洛天大嚼月饼，“幸亏我有你这么一个新娘子，没有你，我不活活饿死，也给僵尸吃了。”

“你救我的命，我当然也得救你的命，你大表哥的嘴巴可怕极了。”

“大表哥是坏蛋，我如果明天还活着，一定要报仇。”

“我帮你，我要咬他，抓他。”

“你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我的新娘子。”

“你不要说谢谢，新娘子本来就是这么用的。”

“这么用！怎么用呢？！”小洛天不懂。

“我妈说，新娘子要给新郎官准备早饭、午饭和晚饭。现在我准备了你的晚饭。”

“真的？！那太好了，我不必担心明天早上没得吃。哦，对了，大表哥告诉我新娘子身上有两个大肉包子，你就留着那个明天给我当早餐好了。月饼太甜，我得换换口味。”

“什么？我身上哪里还有什么肉包子？我带来的全给你了呀！”

“好吧，反正我已经饱了，你留着肉包子也不要紧。”

“我……我说，我真的没有肉包子呀！”

“没有就没有，明天妈会来救我，不愁没得吃的。你的肉包子留给毅表哥好了，我根本不稀罕。”

“你，真是的，不信你来搜查，看肉包子在哪里。”

“才不哩，你以为我那么嘴馋？！”

“叫你搜查你就该搜查，喏，你找，自己找呀，肉包子在哪里？”

“噎，你身上怎么包捆着这么些层，粽子一样的。”

“哼，我身上如果还有粽子，那才真的是妖怪了！”小长慈小嘴一撇，很不高兴，“解呀，把扣子解开呀，这里面毛线衣，背心的揪纽在旁边儿嘛，这儿，卫生衣打这儿拉，唉

哟，你的手冰死我啦！”

“哼，大表哥又骗人，两块肉包子，半个也没有。唷，这是什么？扭呀缩的干么嘛，谁想搔痒你来着？嗯，两颗小豆粒，不稀奇，我也有。”

“你这个人也是坏死了，明明知道你大表哥坏，还是听他的话。”

“唔，”小洛天眼皮睁不开，“呵……哈……”打了一个呵欠。

“我妈说得对，男人吃饱了就是打呵欠。”

“吃饱了不打呵欠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说说话儿，看看月亮。”

“这么晚了你不想睡？”

“睡，和你男人一道睡？不怕有人说闲话？！”

“好吧，我们看……看……月亮……呵……哈……”他又是一个呵欠。

月亮就是那么圆圆的，实在没什么看头。幸亏它会跑，一下子躲进黑云里；小洛天连忙闭上眼睛。

“糟糕，月亮给天狗吞了，奶妈说月亮给天狗吞了一定得叫它吐出来。”小长慈嚷。

“假使天狗已经把月亮吞下肚子里面去了呢？”小洛天也斜着眼。

“那就不好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小洛天睡意全消了，“你不能死，我也不愿意死！”

“那么赶快叫天狗把月亮吐出来，吐，吐，吐！天狗，把月亮吐出来，赶快，赶快嘛！天狗乖，多听话，它把月

亮吐出来了！”

“唉，完了，它又把月亮吞下了！”

“唉，天狗真贪吃。”小长慈打呵欠了。

“你睡吧，长慈，我不睡，我要告诉天狗，它这样贪吃，明天一定肚子疼。”

“好，你太好了，现在亲我一下，每天晚上妈都亲亲我，不然我睡不着觉。”

“好吧，亲就亲。”小洛天努起嘴唇亲小长慈的嘴。

“啪的一声清脆，被大表哥号称小泼妇的她给他一个耳光。小手帕在小嘴上抹个不停，嘴里嘀咕着：“可恶，亲一亲亲到这儿来，你大表哥的坏榜样学得这么快！”

“不能说小了，蛋糕得点上二十九根蜡烛了。”

黄洛天躺在床上，这间整洁舒适的客房，月光像透过小阁楼的窗投射在地上般投射在海绵椅子上。海绵椅上的月光，月光下的茶几，茶几上的一瓶康乃馨。康乃馨投影在红色的海绵椅套上，更加暗淡了，本来模糊的花影。天狗！二十九支蜡烛！他闭上了眼。天狗！午夜过了，早过了。二十九支蜡烛，一阵凉爽的风，他打了一个呵欠，男人吃饱了是要打呵欠的。他不由的嘴角一提，翻转身，面孔贴在枕头上。